



核心提示

在凌源市乌兰白镇北哈叭气村有一户人家，祖孙三代都与评剧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今年92岁的白凤岐老人，早在1953年就筹建了村里的小剧团，其子白振鹏7岁登台，慢慢成长为剧团里的台柱子。1978年，白振鹏组建了哈叭气评剧团，2009年又成立了凌源市第一家民营剧团。白凤岐的孙女白杰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，评剧唱得更精彩。2011年，白杰接管小剧团，带领剧团常年活跃在乡间，每年演出达百余场。



白家祖孙三代与评剧结下不解之缘

盖首钟 本报记者 张旭

“上世纪50年代，村里的人们对评剧有着特殊的痴迷，喜欢听，喜欢唱，更喜欢学。刚开始创办剧团时，我家就是剧团的排练场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，鼓乐阵阵，炕上、地下、院子里都是排练节目的剧团成员。”在凌源市乌兰白镇北哈叭气村，提起当年办剧团时的情景，今年92岁的白凤岐老人记忆犹新。

“评剧传承说到底就是人的传承，民间剧团艺人的培养都是师傅教徒弟，我学评剧是受父亲

的影响，从小就跟着父亲学，怎么发声、吐字、行腔、归韵，不断揣摩唱段，一字一句地领悟、找感觉。”说到评剧的传承，白凤岐的儿子白振鹏说道。

“评剧起源于我国北方农村，其艺术价值和生命的根仍在农村。虽然现在电视、电脑、手机等应有尽有，但对于凌源的农村百姓，尤其是那些戏迷们来说，仍然渴望看到面对面的表演。对这种传统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一直传承下去。”白凤岐的孙女白杰说。



白振鹏(左三)一家人在一起练习评剧唱段。(资料图)

白凤岐从办秧歌会到创建小剧团

上世纪50年代，农村文化生活比较单调。1950年年初，当时年轻气盛的白凤岐看见附近村子经常组织秧歌演出，心里总是痒痒的，于是就与村民们商量办秧歌会。

“办秧歌会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，当初办会时，要啥没啥，纯粹是白手起家。”白凤岐说。

办秧歌会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得到了当时的农会和村民们的支持。农会把仅有的一头牛给了他们，让他们把卖牛的钱用于办秧歌会。没有鼓、锣和镗，没有演出服装和道具，白凤岐就四处张罗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1951年春节，以白凤岐为首的秧歌会终于办了起来，当时村里的小青年有20多人参加，当中有扮演巫婆的，有扮演公子的，还有扮演仙女的等等。此时的白凤岐就成了村里秧歌会名副其实的会首。

秧歌会的成功举办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，同时，村里也涌现了一批爱唱、爱演的文艺青年。当时，评剧在北方为人们所喜闻乐见，有了办秧歌会的经验，村民们又开始鼓动白凤岐创办小剧团。

1953年，白凤岐开始筹建小剧团。没有剧本到处托关系去找，白凤岐带领演员们聚在一起交流切磋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小剧团很快完成了《马寡妇开店》《三上轿》等多部戏的排练。

为了办好剧团，白凤岐走村串户组织人员，排练场所大多选在自己家，演员们常常一练就是大半宿。农闲时节，白凤岐组织小剧团在家门口为村民们表演，不管是三伏天烈日当空，还是寒冬腊月里朔风凛冽，演员们都雷打不动地敲锣打鼓、唱念做打。1958年，小剧团参加全乡会演时获得一等奖。

白振鹏创办凌源第一家民营剧团

因为对评剧的热爱，白凤岐创办的小剧团在当地一坚持就是20多年。在这20多年里，儿子白振鹏从小耳濡目染，时不时也学着大人的样子表演，动作有模有样，经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。从7岁开始登台，白振鹏慢慢地成长为剧团里的台柱子。

白凤岐在手把手教给白振鹏演出技艺的同时，也把“带班子、领队伍”的本事传授给儿子。1978年，白凤岐把自己亲手整理的20多本手抄剧本全都交给了白振鹏，并嘱咐他继续把小剧团办好，把评剧艺术传承下去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初中毕业后的白振鹏，正式组建了哈叭气评剧团。

从1978年到1992年，哈叭气评剧团先后演出80多部古装戏。当时，乌兰白乡政府每年都举行一次评剧会演，每次哈叭气评剧团都是技压群雄，名列前茅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赞扬。

此后的许多年里，伴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，评剧和许多传统艺术一样受到了冲击，哈叭气评剧团的排练和演出难以维持，当年名震一方的剧团名存实亡。可是，在白振鹏心里，评剧早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他从没有放下对评剧的热爱。每当听到老人们说想念当年坐在台下看戏的味道时，白振鹏就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让评剧回到人们的娱乐生活里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评剧，

喜欢评剧，让评剧再放光彩。

随着国家支持戏曲艺术传承发展政策的推出，白振鹏的激情被激发出来。2009年，他把当年的老演员都请了回来，剧团按照分工、投资情况，合理获得演出所得，大家心往一块想，劲往一处使。2010年春节，评剧团鸣锣开唱，评剧又开始活跃在凌源大地上。此时，剧团也有了新的名字——金花评剧团，是凌源市第一家民营评剧团。

“拿起锄头就铲地，穿上戏装就演戏。别看剧团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，可一上场都不简单，个顶个都是行家里手，每次演出都是座无虚席。”白振鹏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很是自豪。

白杰带领剧团常年活跃在乡间

“这些年演员不好招，大家生活条件好了，都不愿让孩子受学戏的苦，可我女儿白杰是个例外，当一名评剧演员是她从小梦想。”白振鹏说。

小时候，看父亲在台上一招一式的表演，白杰就吵着要跟父亲学唱戏。父亲知道学戏的艰辛，怕女儿吃不了这个苦，不想让她学，但看到女儿对评剧的痴迷和那股认真的劲头，还是被她的执着所打动。白杰的母亲韩淑艳年轻时也喜欢唱戏，还多次参与演出，白杰记事起就跟母亲学着哼唱评剧。

白杰初上舞台就大受观众欢迎，并很快成长为剧团的台柱子，唱念做打、手眼身法步样样都拿得起

来。2011年，年过花甲的白振鹏将金花评剧团交由35岁的白杰打理。在农村演戏很苦。金花评剧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那就是观众多少一个样，条件好坏一个样，天气冷暖一个样。有时，严寒的冬天穿着单薄的戏装，手都冻得红肿，甚至连打弯都困难，但一到舞台上，演员们马上就进入表演状态。“在舞台上，演员就是剧中人，不能给观众留下一丝一毫不美好的印象，要把最好的评剧艺术献给观众。”白杰说。

多年来，虽然演出艰辛，可白杰一直满怀对评剧艺术的挚爱，带领金花评剧团活跃在凌源乡间，每年演出百余场，就像花木离不开滋养

它的水分和土壤一样，金花评剧团深深地依恋着这片土地的乡亲们。

凌源市文化部门大力支持金花评剧团的发展，每年都给予剧团一定数量的送戏下乡的任务与场次。白杰带领着金花评剧团以繁荣农村文化、满足城乡群众文化需要为己任，足迹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。戏台临时搭，家什随身带，这支生在农村、演在农村的评剧团深受农村百姓的喜爱。

白杰说：“每当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，大家都静下来看我们表演，与戏中的人物同哭同笑，一个劲儿拍巴掌时，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和鼓励。”



白振鹏(右)和父亲白凤岐(左)一起翻看老剧本。(资料图)

补课——坚守

“学评剧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，从小到大，我特别喜欢戏曲。评剧带给我人生不一样的光彩与希望，我要全身心投入到剧团的发展之中，为乡亲们送去喜闻乐见的评剧艺术。”白杰说。作为“角儿的艺术”，评剧传承离不开后人的支撑。良好的家庭氛围，使白杰从小就对评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多年来，白杰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和父亲去踢腿、喊嗓子，练体能、练气息，学习运用丹田气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、一招一式一点点地学，坚持不懈地练。

为了更好地把父亲们留下来的这份事业传承和发展下去，白杰至今已经投资15万元，用于完善各种演出所必需的道具及设施。

自从白杰接管评剧团后，退居幕后的白振鹏就一门心思地做着剧本收集和整理工作。乡亲到他家串门，看到最多的场景就是白振鹏在炕上放着的小桌子上埋头抄写剧本。

“因为喜欢评剧，对剧目的丢失我感到特别的心痛。从1978年开始，我就开始收集和整理剧本，这件事也是父亲交给我的任务，因为评剧演出如果没有好剧本就没有办法来完成。”白振鹏说。

白振鹏告诉记者，《铡阎老》这个剧本是他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剧团里借的，一开始人家不肯借，他软磨硬泡跟人家套近乎才借到了手。借来之后，白振鹏抓紧时间抄写，因为老伴年轻时就在喀左县老家演过评剧，所以她也非常支持，有时看白振鹏忙不过来就帮忙打下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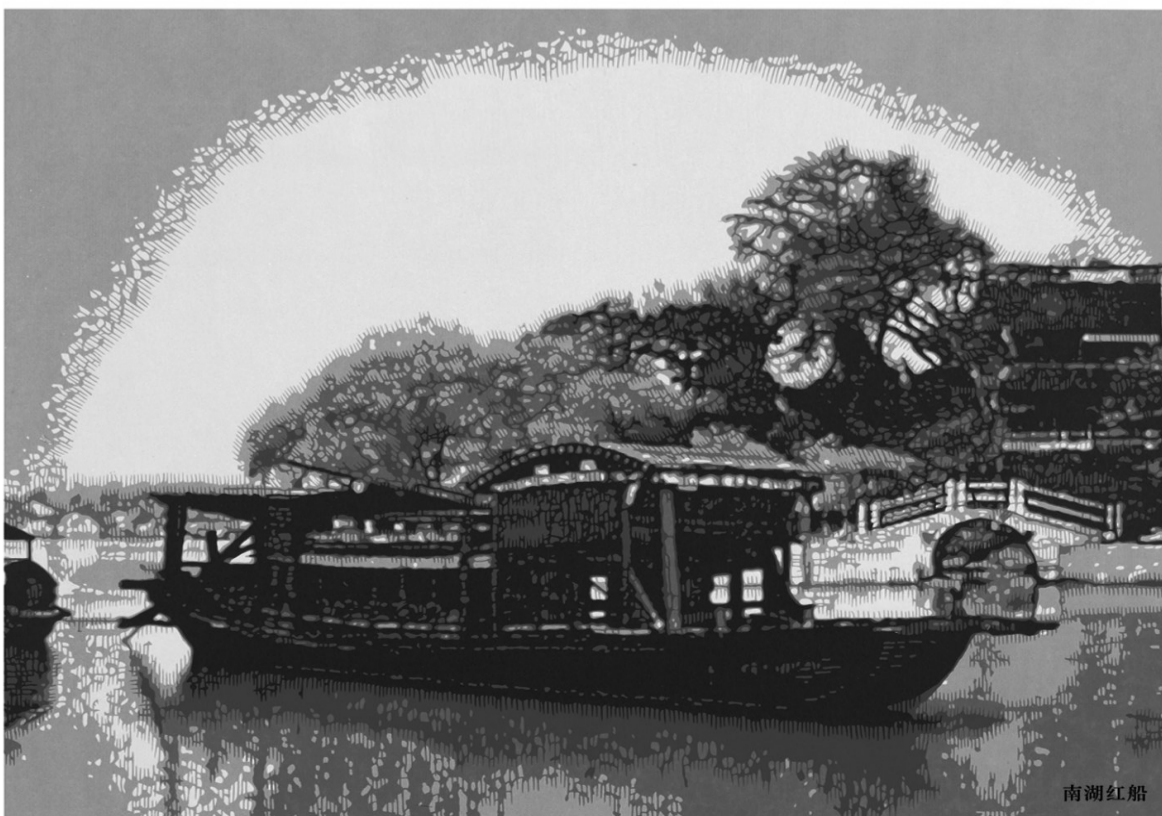
寒来暑往，春去秋来，白振鹏对评剧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从1978年到现在，经白振鹏手抄整理的《真假水衣》《秦香莲》《杨二舍合缘》《小借年》《三娘教子》《冯奎卖妻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奇双会》《挑女婿》《柜中缘》《告扇子》《励志记》《茶瓶计》《重圆记》等传统剧目共148部、60多万字。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圆梦启航

你双桨摇动的那一刻，
就注定了伟大与辉煌！
走过百年风雨，
共产党人旗帜高扬。
噢，红船
中国梦，启航！

铁林



南湖红船